



# 鹰之舞 河之灵

——抢救沙颍河最后一个鱼鹰部落走笔

记者 刘彦章/文 刘俊涛/图

冬季正是鱼鹰冬捕的好时候!

12月6日,温暖动人的阳光涂抹在青碧的沙河上游,茸茸的野草尖根青,浓密地覆盖在陡峭或平缓的河岸河坡。河滩上油菜、小麦绿莹莹的煞是好看。

河边,时不时有人燃烧起一人多高茂密的芦苇或野蒿——就是屠呦呦用来提取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廉价的野草。旷野里响起“哗哗破破”的山烧声,灰烟缭绕而起,空气中充满着草药的清香……

在周口境内160多公里的沙颍河,两岸光洁如砥道般的堤顶路,宛若飞仙手中柔软婀娜的彩带,向着无尽的前方延伸,把一路的风景尽情地挥洒在身后。

白鹭也不走了,成群、成片、三两点、一两只,在水岸、麦地、树梢、空中,交织成一幅幅安静、悠闲、动人、圣洁的风景。特别是在麦苗才能没马蹄的河套麦田,绿毯白羽,白鹭婀娜,那个美啊!

我们的目标却不是他们。从周口中心城区南岸上河堤,蜿蜒向西,经马门闸,过邓城,到老门潭,向上游到了郝岗乡逍遥沙河大桥,停下。迫不及待冲下河滩岸边,会师正在这里用鱼鹰捕鱼的沙颍河最后一个鱼鹰部落。

这是一次少有的全班会师啊——来自漯河市郾城区黑龙潭乡,周口西华县奉母镇、址坊镇、逍遥镇,商水县邓城镇6家10船48只鱼鹰全数聚齐,这也是漯河到周口中心城区仅有的把把式和全部鱼鹰啊。他们

中,六七十岁以上的占多半儿,45岁以下的没有!

天冷水寒,沙河上游水深达七八米,河面宽达一二百米,大鱼都在深水区,鱼鹰捕鱼必须大兵团作战,否则,单打独斗,很难斩获。这个团队,按照既往的规矩,同打虎共吃肉,集体行动,平分收成。况且,夫妻、父子、兄弟同上阵,既有分工又有合作,捕鱼多少是其次,图的是一个乐!

“老刘,来河这活儿!”  
身着黄马甲的吴老七看到记者一行,立即把船驶向南岸。河边,正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吆喝:“捕到鱼没?我买些。”

“有!有!今天运气不赖!”  
到了岸边,吴老七从船舱中提起一条约15斤重的红鲤鱼,还有七八斤重的草鱼,以及五六斤重的鲤鱼等,装在随船携带的崭新蛇皮袋内,熟练地用秤杆勾起来称重:“你看,40斤,400元。这几条鲫鱼也饶给你!”

这只是吴老七船上今天上午第一波斩获!河中间,鱼鹰部队还正在对水下鱼群进行追击、惊扰与捕捉,每只船上都有所获。“嗷嗷——嗷嗷——”“嗡嗡——嗡嗡——”,随着鹰船的起伏,鱼鹰一次次箭一般入水出水,一条条大鱼被抄网收入船舱,气氛渐入高潮。河岸边的附近群众及跟随鹰船买鱼的客户,两眼紧盯着他们,不时兴奋地指指点点,高声喝彩:“哎呀,这一条大,有20多斤,是条青鱼!”他们的脚步也跟随鹰群,不自觉地进退退!

无人机飞起来,在空中拍摄!“嗡嗡”的响声时高时低,机身的影子和声音在空中盘旋的大鸟。船把式丢过一句话来:“鱼鹰害怕无人机!收了把!”

“来河对岸吧!绕过来。这边宽绰,可以停车。还好好拍!”  
我

们到了对岸,把车停在一片平坦的河滩水泥地上。

“哎呦,这么多鱼,一袋子一袋子丢在水边养着,每一袋子都有几十斤重!”

“你看,这一条红鲤鱼最大,快30斤了,已经有电话要了。”

“我要1000块钱的。带到上海,给兄弟同上阵,既有分工又有合作,捕鱼多少是其次,图的是一个乐!”  
一条汉子看起来是附近的,很慷慨。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,挑选了10来条俊美修长的鲤鱼,装在了车后备箱!

“用袋子装不会死吗?”  
“不会!天冷!运到上海也就几个小时,活得好好的!也可以放在大盒子里,用水养着!”船民家属很是内行!

快一个小时了,一个200米长的水面内,大鱼基本被打扫一空。大伙儿撑着船陆续来到岸边,卸货,稍歇,然后开始下一次围捕。

又一大群纯粹野生鱼上了岸。其中那条26斤重的青鱼像个猪娃子,刚一上岸就被抢走了。另一个没有抢到的还直摇头说遗憾。青鱼贵,15元一斤,这条近27斤的青鱼400元,末了,渔民还大方地饶了一条5斤重的鲤鱼!

……  
中午,大伙儿归来,上岸或在船上,拿出携带的干粮,就着热水,简简单单的午饭就是一顿。渔民家属还相互交换着各自做的酱豆品尝——真香!

来自址坊镇的老郭兄弟父子,奉母镇的老何兄弟父子,逍遥镇的老任老田亲戚,邓城镇的吴老五、吴老七兄弟以及聋哑人,另一家是来自漯河市黑龙潭乡的鹿户,6家10船48只鱼鹰,这基本上就是漯河到周口中心城区全部鱼鹰部落了。

老郭,名郭海山,今年76岁了,身体依然硬朗,还不时与大家开着玩笑。但现在已经很少驾船使鹰了。40多岁的儿子郭彦伟在广州开大货车,除了吃花,两个月带回来2.8万元。因为疫情去不成,就跟大

家下河了。他应该是这个部落最年轻的了。

“鱼鹰一年我们要喂10个月,一天一顿1斤多鱼,只有冬季2个月可以捕鱼,就算一天每船分200元,除了大风天不能下河,一年就是收入万把元,除了买鱼喂鹰,搭功夫费力气,年轻人谁还干这行!”

“我们老何家从老太爷那一辈儿就玩鹰放船,到我们这一代就五代了。西华县政府还把我和大伙儿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,市里也非常支持我们,要批准为市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可没有年轻人愿意干。我们这一代都六七十了,再不保护,就绝了!”

“现在全国各地都在保护鱼鹰捕鱼这一传统渔猎项目。我们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及地方法规,从不滥捕,政府也很重视。可就是有极个别基层派出所,接到捕鱼的举报,就来为难我们,一困就是一天。鱼鹰捕鱼现在真窝心!除了禁捕,还有各种小心。要不是没法处理这些鱼鹰,谁愿意再干!可说过来,就是把鱼鹰放了,到河里还是要吃鱼。人养的鱼鹰不让捕鱼,野鹰和白鹭、野鸭、水鸟不都要吃鱼吗!”

每种生灵都要爱护。  
况且,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多少人的童年记忆以及乡愁,鱼鹰捕鱼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文化精神旅游观赏价值不可替代!

沙颍河生态经济带建设如今初具规模,保护好、传承好活跃在生态带及其支流这灵动的最后的鱼鹰部落,对于打造特色文旅项目,让周口沙颍河生态经济带活起来舞起来至关重要,必须抢救性加以保护!

但愿,我们及我们的后代,还能看到鱼鹰捕鱼精彩稀缺的表演。让这个特殊部落活跃在沙颍河周口区域300多里的水域。

下午三点多,打了三波儿鱼的大伙儿,人和鱼鹰都累了。大家把船和鱼鹰架在各自的三轮车上,收工回家! ①⑥



图片说明:  
图1:渔民正组织鱼鹰围猎。  
图2:警惕的鱼鹰。  
图3:鱼鹰寻觅猎物。  
图4:嬉戏的鱼鹰。  
图5:鱼鹰在小憩。  
图6:前来买鱼的人络绎不绝。  
图7:把鱼鹰当家人。  
图8:闲庭信步。  
图9:水上的渔民。  
图10:鱼鹰捕获的鱼太大了。

